

續  
後漢書  
九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續後漢書

(九)

郝經撰

# 續後漢書卷第四十三

## 列傳第四十

魏臣

劉馥字靖孫宏

司馬朗

司馬芝字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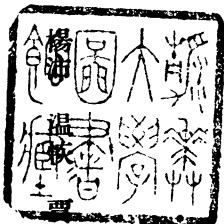
梁習王思劉類

張既徐英

游楚父殷

達

劉馥字元穎沛國相人也。避亂揚州。建安初。說袁術將戚寄秦翊使率衆俱詣曹操。操悅之。辟爲司空掾。孫策所置廬江太守李述謹案述通志作術陳志攻殺揚州刺史嚴象。廬江梅乾雷緒陳蘭等聚衆數萬。在江淮間。郡縣殘破。操方有事于袁紹。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爲揚州刺史。馥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懷緒等皆安集之。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于是聚諸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茄陂謹案今陳志作茄陂太。七門吳塘諸陂原注於。以溉稻田。官有儲蓄謹案陳志作官民有蓄。又高爲城壘。多積木石。草苫數千萬翻謹案翻。益貯魚膏數千斛。爲戰守備。建安十三年卒。孫權率十萬衆攻圍合肥城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崩。於是以苦蓑覆之。夜然脂照城外。視敵所作而爲之備。權以破走。揚州士民益追思之。以爲雖董安于之守晉陽不能過也。原注戰國策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



夫智伯之爲人。陽親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蒞闕安于簡子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尹鐸循之。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使延陵君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按府庫。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牆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諒之。其堅則箇籬之勁不能過也。君曰。矢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及陂塘之利。永以爲用。諸案。陳志作至今爲用。蓋壽室。皆以鍊銅爲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則但言其爲用之久。立言各有當也。

馥子靖。黃初中。從黃門侍郎遷廬江太守。詔曰。卿父昔爲彼州。今卿復據此郡。可謂克負荷者也。轉河內。遷尙書。賜爵關內侯。出爲河南尹。散騎常侍。應璩書與靖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藩落高峻。絕穿窬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災。農器必具。無失時之闕。蠶麥有苦備之用。無雨溼之虞。封符指期。無流連之吏。鰥寡孤獨。蒙廩振之實。加之以明。擿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司供承王命。百里垂拱仰辦。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方也。

原注。漢書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爲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謂趙廣漢。張敞。王尊。

王章。王駿也。靖之爲政。初雖如碎密。終於百姓便之。母喪去官。後爲大司農衛尉。進封廣陸亭侯。邑三百戶。上

疏陳儒訓之本曰。夫學者治亂之軌儀。聖人之大教。自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弟子。恥非其倫。故夫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爲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緇陟榮辱之路。其經明行脩者。則進之以崇德。荒教廢業者。則退之以懲惡。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浮華交遊。不禁自息矣。闡宏大化。以綏未賓。六合承風。遠人來格。此聖人之教。致治之本也。後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

北諸軍事。靖以爲經常之大法。莫善于守防。使民夷有別。遂開拓邊守。屯據險要。又脩廣戾渠陵謹案。水經注。作

戾陵。竭車箱渠。據此當作戾陵渠。大竭水溉灌薊南北。三更種稻。邊民利之。嘉平六年卒。追贈征北將軍。進封建成鄉侯。

諡曰景侯。子熙嗣。熙弟宏。字叔和。與晉武帝同年。且同里閭。相親善。有重德大略。爲車騎將軍。開府。荊州

刺史。都督荊州交廣州諸軍事。封新城郡公。王室多難。保完江漢。威惠並著。爲晉名臣。原注。晉陽秋曰。劉宏字叔和。熙之弟也。

宏與晉世祖同年。居同里。以舊恩屢登顯位。自靖至宏。世不曠名而有政事才。晉西朝之末。宏爲車騎大將軍。開府

荊州刺史。假節都督荊交廣州諸軍事。封新城郡公。其在江漢。值王室多難。得專命一方。盡其器能。推誠羣下。勵以

公義。簡刑獄。務農桑。每有興發。手書郡國。丁寧款密。故莫不感悅。顛倒奔赴。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

事也。時帝在長安。命宏得選用宰守。徵士武陵伍朝。高尚其事。牙門將皮初。有勳江漢。宏上朝爲零陵太守。初爲襄

陽太守。詔書以襄陽顯郡。初資名輕淺。以宏增夏侯陟爲襄陽。宏曰。夫統天下者。當與天下同心。治一國者。當與一

國推實。吾統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爲治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臨事。初勳宜見酬報。聽之。衆益服其公

當。廣漢太守辛冉以天子蒙塵。四方雲擾。進從橫計於宏。宏怒斬之。時人莫不稱善。晉諸公讚曰。于時天

下雖亂。荊州安全。宏有劉景升保有江漢之志。不附大傳司馬越。越甚銜之。會宏病卒。子瑤北中郎將。

謹案目錄。此下有司馬朗司馬芝傳。今闕。

梁習字子虞。陳郡柘人也。爲郡綱紀。曹操爲司空。辟爲漳長。累轉乘氏。海西。下邳令。所在有政績。還爲西

名令史。遷爲屬。并土新附。習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時承高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跋扈。吏民亡

叛入其部落。兵家擁衆作爲寇害。更相扇動。往往基峙。習到官。誘喻招納。禮召豪右。稍稍薦舉。使詣幕府。豪右已盡。乃次發諸丁彊。以爲義從。又因大軍出征。分請以爲勇力。吏兵已去。稍移其家。前後送鄴凡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與兵致討。斬首千數。降附者萬計。單于恭順。名王稽顙。部曲服事供職。同於編戶。邊境

肅清百姓布野。勸農桑。令行禁止。貢達名士咸顯於世。操嘉之。拜爲眞。長老稱詠。以爲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及習者。建安十八年。州并屬冀州。更拜議郎。西部都督從事。統屬冀州。總故部曲。又使於上黨。取大材供鄴宮室。習表置屯田都尉二人。領客六百夫。於道次耕種菽粟。以給人牛之費。後鮮卑大人育延常爲州所畏。而一旦將其部落五千餘騎詣習。求互市。習念不聽。則恐其怨。聽則又恐爲暴略。於是許之。與會空城中。交市。敕郡縣自將治中以下軍往就之。市易未畢。市吏收縛一胡。延騎皆驚。上馬彎弓。圍習數重。吏民惶怖。不知所爲。習徐呼市吏問縛胡意。而胡實侵犯人。習乃使譯呼延。延到。習責延曰。汝胡自犯法。吏不侵汝。汝何爲使諸騎驚駭邪。遂斬之。餘胡竦栗不敢動。爾後無復寇虜。二十二年。操拔漢中諸軍。還到長安。因留騎督太原。烏桓王魯昔使屯池陽。以備盧水。昔有愛妻在晉陽。昔旣思之。又恐遂不得歸。乃以其部五百騎叛還并州。留其餘騎置山谷間。而單騎獨入晉陽。盜取其妻。已出城。州郡乃覺。吏民畏昔善射。不敢追。習乃令從事張景募鮮卑使逐昔。昔負其妻。謹案。陳志作昔馬負其妻。累騎行遲。未及與其衆合。而爲鮮卑射殺之。始操聞昔叛。恐其爲亂于北邊。聞其死。大喜。以習有策略。賜爵關內侯。後單于入侍。西北無虞。皆習之績也。曹丕立。復置并州。復爲刺史。進封中門亭侯。邑百戶。政治常爲天下最。曹叡太和二年。徵拜大司農。習在州二十餘年。而居處貧窮。無方面珍物。叡異之。禮賜甚厚。四年卒。子施嗣。初濟陰王思與習俱爲西曹令史。思因直日白事。失操指。操大怒。教召主者將加重辟。時思近出。習代往對。已被收執。思

乃馳還自陳已罪。罪應受死。操歎習之不言。思之識分。曰。何意吾軍中有二義士乎。原注。裴松之曰。習與王思同寮而已。親非骨肉。義非刎頸。而以身代思。受不測之禍。以之爲義。無乃乖先哲之雅旨乎。史遷云。死有重于泰山。有輕于鴻毛。故君子不爲苟存。不爲苟亡。若使思不引分。主不加恕。則所謂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也。習之死義者。豈其然哉。

後同時擢爲刺史。思領豫州。思亦能吏。然苛碎無大體。思與薛悌郤嘉俱從微起。官位略等。三人中悌差挾儒術。所在名爲閒省。嘉與思事行相似。曹丕詔曰。薛悌駁吏。王思郤嘉純吏也。各賜爵關內侯。思雖煩苛。而曉練文書。敬賢禮士。正始中爲大司農。封列侯。年老目瞑。愠怒無度。下吏嗷然不知所據。性復多疑。時有吏父病篤。近在外舍。自白求假。思疑其詐。怒曰。世有思婦病母者。豈此謂乎。遂不與假。明日吏父果死。思又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逐蠅。不得。還取筆。擲地踢壞之。高陽劉類。苛慝尤甚。嘉平中爲宏農太守。吏二百餘人不與休假。過無輕重。輒捽頭亂杖撻之。牽出復入者數四。乃使掘地求錢所在。市里皆有孔穴。又外託簡省。每出入敕督郵不得使官屬曲修禮敬。而陰識不來者。輒中傷之。性又多猜。每遣大吏出。使小吏隨覆察之。晝則于牆壁閒窺覘。夜使幹廉察諸曹。復以幹不足信。又遣鈴下及奴婢相檢驗。嘗按行宿民家。瘠狗逐豬。豬插頭柵間。號呼良久。類以爲吏擅屠豕飲食。不復徵察。使伍伯曳五官掾孫弼入。頓頭責之。弼以實對。乃已。舊俗民謗官長者有三不肯。謂遷免與死也。類在宏農。吏民患之。乃題其門曰。劉府君有三不肯。類猶不悛。司馬昭西征過宏農。人告類荒耄。不任宰郡。乃召入爲五官中郎將。卒。

謹案目錄此下有張旣傳今闕。

游楚字仲允。馮翊高陵人也。父殷爲郡功曹。張旣兒童時。殷異之。引旣過家。殷先歸。敕家設賓饌。及旣至。殷妻笑曰。君其悖乎。張德容童昏小兒。何異客哉。殷曰。卿豈知斯方伯器也。殷遂與旣論霸王之略。以子楚託之。殷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軫誣構殺殷。月餘。軫得疾。但曰。游功曹來。伏罪遂死。咸謂殷以鬼誅之。楚忠果質直。爲蒲阪令。曹操定關中時。漢興郡缺。操以問旣。旣稱楚才兼文武。遂以爲漢興太守。後轉隴西。楚爲人慷慨。歷位宰守。所在省刑任德。太和中。漢丞相亮出隴右。吏民騷動。天水南安太守各棄郡東下。楚獨據隴西。會吏民告之曰。太守無德于民。今蜀兵至。諸郡皆已應之。此亦諸卿富貴之秋也。太守本爲國家守郡。義在必死。卿諸人便可取太守頭持往。吏民皆涕淚言。死生當與明府同。無有二心。楚曰。今東二郡已去。必以寇來。但共堅守。國家救到。寇必去。是爲一郡守義。人人獲爵寵也。若官救不到。蜀攻日急。爾取太守降未晚也。遂城守。而南安果將漢兵就攻隴西。楚聞兵到。乃遣長史馬容出門設陳。而自於城上曉謂蜀帥曰。漢兵卿能斷隴。使東兵不上一月之中。則隴西吏人不攻自服。卿若不能。虛自疲弊。使容縱兵擊之。漢兵收去。後十餘日。諸軍上隴。漢兵破走。南安天水皆坐應漢破滅。而楚以功封列侯。長史掾屬皆賜拜。曹叡嘉其志。詔特聽朝引上殿。楚爲人短小而聲大。自爲吏。初不朝覲。被詔登階。不知儀式。叡令侍中贊引呼隴西太守前。楚當言唯而大聲稱諾。叡顧笑而勞勉之。罷會。自表乞留宿衛。拜駙馬都

尉楚不學而性好遨遊音樂。乃畜歌者。琵琶箏簫。每行來將以自隨。所在搏蒲投壺。懽忻自娛。數歲復出爲北地太守。年七十餘卒。

楊沛字孔渠。馮翊萬年人也。初平中爲公府令史。以牒除爲新鄭長。興平末。人多饑乏。沛課民益畜乾棧。收登原注音勞豆。閱其有餘。以補不足。積得千餘斛。會曹操爲兗州刺史。西迎天子。過新鄭。無糧。沛謁見。進所蓄棧豆。操甚喜。及輔政。遷沛爲長社令。時曹洪賓客在縣界徵調不奉法。沛先撾折其脚。遂殺之。操聞以爲能。累遷九江東平樂安太守。並有治迹。坐與督軍爭鬪。髡刑五歲。輸作未竟。操出征。在譙聞。鄴下頗不奉科禁。乃發教選鄴令。當得嚴能如楊沛比。故沛從徒中起爲鄴令。已拜。操問曰。何以治鄴。沛曰。盡心竭力。奉宣法科。操曰。善。顧謂坐客曰。諸君。此可畏也。賜生口十人。絹百疋。曰。且以報乾棧也。沛辭去。未到而軍中豪右曹洪劉勳等畏沛。各馳騎告子弟。使自檢敕。沛爲令數年。以功能轉爲護羌都尉。十六年。馬超反。操遂西討。沛隨軍都督孟津渡事。操已南過。其餘未畢。而中黃門前渡。忘持行軛。私北還取之。從吏求小船欲獨先渡。吏呵不肯。沛問黃門有疏邪。黃門云無疏。沛怒曰。何知汝不欲逃邪。遂使捽其頭。與杖欲捶之。而逸去。衣幘皆裂壞。自訴于操。操曰。汝不死爲幸矣。由是聲名益振。及關中平。代張既領京兆尹。黃初中。儒雅並進。而沛本以事能見用。遂以議郎冗散里巷。沛前後宰歷郡縣。不可干以私。又不事貴人。故身退之後。家無餘積。治疾于家。借舍從兒。無他奴婢。後占河南夕陽亭部荒田二頃。起瓜牛廬。居其中。

妻子凍餓病亡。鄉人親友及故吏民爲殯葬之。

謹案目錄此下有溫恢傳今闕。

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也。本名衢。自爲兒童戲弄。常設部伍。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爲將。率口授兵法。

數萬言。原注。魏略。逵世爲著姓。少孤家貧。冬常無袴。過妻兄柳孚宿。其明無何著字袴去。故時人爲之通健。初爲郡吏。守絳邑長。郭援之攻河東。所經城邑皆

下。逵堅守。援攻之不拔。乃召單于并軍急攻之。城將潰。絳父老與援要不害逵。絳人既潰。援聞逵名。欲使

爲將。以兵劫之。逵不動。左右引逵使叩頭。逵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爲賊叩頭。王府君臨郡積年。不知足

下何爲者也。援怒。將斬之。絳吏民皆乘城呼曰。負要殺我賢君。寧俱死爾。左右義逵。多爲請。遂囚之壺關。

閉著土窖中。覆以車輪。使人固守。逵從窖中謂守者曰。此間無健兒邪。而使義士死此中乎。時有祝公道

適聞其言。乃夜盜往引出。破械遣去。不語其姓名。遂得免。後援破。乃知公道出己。公道河南人。坐市當誅。

謹案。志作坐他事當伏誅。逵救之。不能免。請代其死。不從。爲改服焉。初逵過皮氏曰。爭地先據者勝。及圍急。知不免。乃

使人間行送印綬歸郡。且曰。急據皮氏。援既并絳。衆將進兵。逵恐其先得皮氏。乃以他計疑援謀人祝奧。

援由是留七日。謹案。由是陳志作山是。誤。郡從逵言。故得無敗。孫資舉河東計吏。到許薦于相府曰。逵在絳邑。帥厲

吏民。與賊郭援交戰。力盡而敗。爲賊所俘。挺然直志。顏辭不屈。忠言聞於大衆。烈節顯於當時。雖古之直

髮據鼎。罔以加也。原注。直髮。閭相如事。見前注。國語。文公伐鄭。欲得鄭詹而師還。鄭人以詹與晉。晉人將烹之。詹據鼎耳而疾號。公乃命勿殺。厚爲禮而歸之。其才兼文武。誠時

之利用。遂舉茂才。除澠池令。高幹之反。張劭將舉兵應之。達不知其謀。往見劭。聞變起。欲還。恐見執。乃爲劭畫計。如與同謀者。劭信之。時縣寄治蠡城。城塹不固。達從劭求兵脩城。諸欲爲亂者皆不隱其謀。故達得盡誅之。遂脩城拒劭。劭敗。達以喪祖父去官。司徒辟爲掾。以議郎參司隸軍事。曹操拒馬超。至宏農曰。此西道之要。以達領宏農太守。召見計事。大說之。謂左右曰。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賈達。吾何憂。其後發兵。達疑屯田都尉臧亡民。都尉自以不屬郡。言語不順。達怒收之。數以罪搯折腳。坐免。然操心善達。以爲丞相主簿。操欲伐吳。而大霖雨。三軍多不願行。操恐有諫者。教曰。今孤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達受教。謂同寮三主簿曰。今實不可出。而教如此。不可不諫也。乃建草以示三人。三人不獲已。皆署名入白。操怒收達送獄。取造意者。達言我造意。遂走詣獄。獄吏以達主簿。不卽著械。達曰。促械我。尊者且疑我在近職。求緩于卿。今將差人來察。達著械適訖。而操果遣人就獄視達。旣而原復其職。始達爲諸生。略攬大義。取其可用。最好春秋左氏傳。及爲牧守。常自課讀之。月常一遍。原注。魏略。達前在宏農校尉。爭公事不得理。乃發達忠。恐其不活。教謝主簿。吾聞十人割愛九人死。達猶行其意。而憂愈大。操攻昭烈。先遣至斜谷觀形勢。道逢水衡載囚數十車。達以軍事急。輒竟重者一人。皆放其餘。操善之。拜諫議大夫。與夏侯尚並掌軍計。操卒雒陽。太子丕在鄴。鄴陵侯未到。士民頗苦勞役。又有疾癘。於是軍中騷動。羣寮恐有變。欲不發喪。達建議以爲不可祕。乃發哀令。內外皆入臨。臨訖。各安敍不得動。而青州軍擅擊鼓相引去。衆以爲宜禁止之。不從者討之。達以爲方大喪在殯。嗣

王未立，宜因而撫之，乃爲作長檄，告所在，給其廩食。鄢陵侯彰從長安來赴，問達先王璽綬所在。達正色曰：「太子在鄴，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遂奉喪還鄴。丕立，以鄴縣戶數萬在都下，皆不法，乃以達爲鄴令。月餘，遷魏郡太守。

原注：魏略：初魏郡官屬頗以公事期會有所急切，會聞達常爲郡舉府，皆詣縣門外及遷書到，達出門而郡官屬悉當門謁達於車下。達抵掌曰：「詣治所何宜如是。」

及丕出征，復爲丞相主簿祭酒。達嘗坐人爲罪，丕曰：「叔向猶十世宥之，況達功德親在其身乎？」從至黎陽津，渡者亂行，達斬之，乃整。至譙，以達爲豫州刺史。達進曰：「臣守天門出入六年，天門始開，而臣在外，惟殿下爲兆民計，無違天人之望。是時天下初復，州郡多不攝。」達曰：「州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六條詔書察長吏二千石以下，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兵曹從事受前刺史假，達到官數月，乃還考竟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丕曰：「達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爲法。賜爵關內侯。州南與吳接，達明斥堠，繕甲兵，爲守戰之備，敵不敢犯。外脩軍旅，內治民事，遏鄴汝，造新陂，又斷山溜，長谿水，造小弋陽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黃初中，與諸將並伐吳，破呂範于洞浦，進封陽里亭侯，加建威將軍。曹叡立，增邑二百戶，并前四百戶。時孫權在東關，當豫州南，去江四百餘里，每出兵爲寇，輒西從江夏，東從廬江，北方征伐，亦由淮沛。

謹案：陳志作淮河，通志作淮沛，與此合。

時州軍在項，汝南、弋陽諸郡守境而已，權無北方之虞，東西

有急，并軍相救，故常少敗。達以爲宜開直道臨江，若權自守，則二方無救；若二方無救，則東關可取，乃移

屯遼口。陳攻取之計。叡善之。吳將張嬰王崇率衆降。太和二年。叡使達督前將軍滿寵。東莞太守胡質等。四軍從西陽直向東關。曹休從皖。司馬懿從江陵。達至五將山。休更表賊有請降者。求深入。應之。詔懿駐軍達東。與休合進。達度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並進。行二百里。得生口。言休戰敗。權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達曰。休兵敗於外。路絕於內。進不能戰。退不能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嶮。兵雖多何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爲疑軍。吳人見達軍。遂退。達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達與休不善。黃初中。丕欲假達節。休曰。達性剛。素侮易諸將。不可爲督。丕乃止。及夾石之敗。微達休軍幾無救也。原注。魏略曰。休怨達進退。乃呵責達。遂使主者敕豫州刺史往拾棄仗。達恃心直。謂休曰。本爲國家作豫州刺史。不來相爲拾棄仗也。乃引軍還。遂與休更相表奏。

• 朝廷雖知達直。猶以休爲宗室任重。兩無所非也。休猶挾前意。欲以後期罪達。達終無言。時人多之。習鑿齒曰。夫賢人者。外身虛己。內以下物。嫌忌之名。何由而生乎。有嫌忌之名者。必與物爲對。存勝負于己身者也。若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彼雖傾覆。于我何利。我苟無利。乘之曷爲。以是稱說威復之心耳。今忍其私忿而急彼之憂。冒難犯危。而免之於害。使功顯于明君。惠施于百姓。身登于君子之塗。義愧于敵人之心。雖豺虎猶將不覺忻伏。而況于曹休乎。然則濟彼之危。所以成我之勝。不計宿憾。所以服彼之心。公義既成。私利亦宏。可謂善爭矣。在於未能忘勝之流。不田于此而能濟勝者。未之有也。

會病篤。謂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

孫權以下見先帝喪事。一不得有所脩作。卒年五十五。諡曰肅侯。子充嗣。豫州吏民追思之。爲刻石立祠。青龍中。叡東征。乘輦入達祠。詔曰。昨過項。見賈達碑像。念之愴然。古人有言。患名之不立。不患年之不長。達存有忠勳。沒而見思。可謂死而不朽者矣。其布告天下。以勸將來。甘露二年。曹髦東伐。屯項。復入達祠。

下詔曰。達沒有遺愛。歷世見祀。追聞風烈。朕甚嘉之。昔先帝東征。亦幸于此。親發德音。褒揚達美。徘徊之心。益有慨然。夫禮賢之義。或掃其墳墓。或脩其門閭。所以崇敬也。其掃除祠堂。有穿漏者。補治之。充有傳。

原注。陳壽評曰。自漢季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于外。非若曩時司察之而已。太祖創基。迄終魏業。此皆其流稱譽有名實者也。成精達事機。威恩兼著。故能肅齊萬里。見述于後也。

議曰。始漢著刺史。以六條督察守令而已。東京以來。總統諸郡。賦政於外。曹氏因之。職任漸重。方列國兵爭。故有能吏而無循吏。此皆精達事機。鉏荒墾穢。斬斷肅齊。拓土立政。有恤民之心。有禁暴之略。有守禦之備。嘆早爲虐。時雨一溉。亦賢侯伯也。鍾繇王粲。謂非聖人不能致太平。司馬朗以伊顏之徒。雖非聖人。使數世相承。太平可致。夫太平非有太高難爲者。酌天道人情之公。使萬事自理。不以其私害之而已。雖中材可致也。豈必大聖大賢而後能之邪。曹參一椎魯。鬪將爾。丙吉一敦厚長者爾。皆能致寧一公明之治。故人能去其私。雖中材皆堯舜。伊顏之徒。太平可致也。誣上行私。雖上智皆幽厲桀跖之徒。欲小康不可得。況太平乎。伊尹聖之任。顏淵未達一間耳。輒以爲非聖人非也。伊尹相湯伐桀。身致太平。又相太甲。終使思庸。顏淵雖處陋巷。卽問孔子以爲邦。苟得時行道。亦必身致太平矣。豈必數世相承哉。皆不通之論也。

贊曰。民未卽業。運屬軍興。抑姦弭寇。吏資嚴能。馥習旣達。隱然方面。立國立疆。遞爲耕戰。伊顏幾聖。伯達焉知。治平何難。出處有時。

# 續後漢書卷第四十四

## 列傳第四十一

魏臣

任峻 棗祗

蘇則 吉茂

杜畿 子恕 孟康

鄭渾 從子襄

倉慈 皇甫隆 顏斐 令狐邵 孔父 沐並 時苗

任峻字伯達河南中牟人也。漢末擾亂中牟令楊原愁恐欲棄官走峻說原曰董卓首亂天下莫不側目然而未有先發者非無其心也勢未敢耳明府若能倡之必有和者今關東有十餘縣能勝兵者不減萬人若權行河南尹事總而用之無不濟矣原從其計以峻爲主簿峻乃爲原表行尹事使諸縣堅守遂發兵會曹操入中牟界衆不知所從峻獨與同郡張奮議奉郡以歸操峻又別收宗族及賓客家兵數百人從操操悅表峻爲騎都尉妻以從妹甚見親信操每征伐峻常居守以給軍是歲饑旱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操以峻爲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謹案太平御覽此下有募百姓屯田於許下得穀百萬斛郡國列置官田十九字倉廩皆滿官渡之戰操使峻典軍器糧運賊數寇鈔絕糧道乃使千乘爲一部十道方行爲複陳以營衛之賊不敢近軍國之饒起於棗祗而成於峻操以峻功高乃表封都亭侯邑三百戶遷長水校尉峻寬厚有度而見事理每有所陳操多善之於饑荒之際收卹朋友孤遺中外貧宗周急繼乏信義見稱建安九年卒

操爲之流涕。子先嗣先卒。無子。國除。曹丕追錄功臣。諡峻曰成侯。復以峻中子覽爲關內侯。祇本姓棘。先人避難。易爲棗。祇卒。操下令曰。故陳留太守棗祇。天性忠能。始共舉義兵。周旋征討。後袁紹在冀州。亦貪祇欲得之。祇深附託於孤。使領東阿令呂布之亂。兗州爲叛。惟范東阿完在。由祇以兵據城之力也。後大軍糧乏。得東阿以繼。祇之功也。及破黃巾。定許。得賊資業。當興立屯田。時議者皆言。當計牛輸穀。佃科以定施行。後祇白以爲。儻牛輸穀。大收不增穀。有水旱災。除大不便。反復來說。孤猶以爲當如故。大收不可復改易。祇猶執之。孤不知所從。使與荀令君議之。時故軍祭酒侯聲云。科取官牛爲官田計。如祇議。於官便。於客不便。聲懷此云云。以疑令君。祇猶自信。據計晝還白。執分田之術。孤乃然之。使爲屯田都尉。施設田業。其時歲則大收。後遂因此大田。豐足軍用。摧滅羣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祇興其功。不幸早沒。追贈以郡。猶未副之。今重思之。祇宜受封。稽留至今。孤之過也。祇子處中。宜加封爵。以祀祇爲不朽之事。遂賜處中爵關內侯。孫據字道彥。晉冀州刺史。據子嵩。字臺產。散騎常侍。並有才名。多所著述。嵩兄臆。字元方。襄城太守。亦有文采。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也。世爲著姓。少以學行聞。舉孝廉茂才。辟公府。皆不就。姿剛直疾惡。嘗慕汲黯之爲人。與平中三輔亂。避難北地。客安定。依富室師亮。亮待遇不足。則慨然歎曰。天下會安。當不久爾。必爲此郡守折庸輩也。後與馮翊吉茂等隱於郡南太白山中。以書籍自娛。起家爲酒泉太守。轉安定武都。所在有威名。師亮等皆欲逃匿。則聞之。使人解止。以禮報之。曹操伐張魯。過其郡。見

則悅之。使爲軍導。魯破。則綏安下辯諸氏。通河西道。徙爲金城太守。時喪亂之後。吏民流散。戶口損耗。則撫循之外。招懷羌胡。得其牛羊。以養貧老。與民分糧而食。旬月之間。流民皆歸。得數千家。乃明爲禁令。有干犯者。輒戮。其從教者。必賞。親教民耕種。其歲大獲。由是歸附者日多。李越以隴西反。則率羌胡圍越。越卽請服。操卒西平。麴演叛。稱護羌校尉。則勒兵討之。演恐。請降。曹丕立。以其功。將加封爵。令問雍州刺史張旣曰。試守金城太守。蘇則旣有綏民平夷之功。聞又出軍西定湟中。爲河西作聲勢。吾甚嘉之。則之功效。爲可加爵邑。未邪。封爵重事。故以問卿。密白意。且勿宣露也。旣答曰。金城郡昔爲韓遂所屠剝。死喪流亡。或竄戎狄。或陷寇亂。戶不滿五百。則到官。內撫彫殘。外鳩離散。今見戶千餘。又梁燒雜種羌。昔與遂同惡。遂斃之後。越出障塞。則前後招懷。歸就郡者三千餘落。皆撫以威恩。爲官效用。西平麴演等倡造邪謀。則尋出軍。臨其項領。演卽歸命送質。破絕賊糧。則旣有卹民之效。又能和戎狄。盡忠效命。遭遇聖明。有功必錄。若則加爵邑。誠足以勸忠臣厲風俗也。遂加護羌校尉。賜爵關內侯。後演復結旁郡爲亂。張掖張進執太守杜通。酒泉黃華不受太守辛機。進華皆自稱太守以應之。又武威三種胡並寇鈔。道路斷絕。武威太守母丘興告急於則。時雍涼諸豪皆驅略羌胡以從進等。郡人咸以爲進不可當。又將軍郝昭魏平。先是各屯守金城。亦受詔不得西度。則乃會郡中大吏及昭等與羌豪帥謀曰。今賊雖盛。然皆新合。有脅從者。未必同心。因覺擊之。善惡必離。離而歸我。我增而彼損矣。旣獲益衆之實。且有倍氣之勢。率以進討。破

之必矣。若待大軍曠日持久，善人無歸，必合於惡。善惡既合，勢難卒離。雖有詔命，違而合權，專之可也。於是昭等從之。乃發兵救武威，降其三種胡，與興擊進於張掖。演聞之，將步騎三千迎，則辭來助軍。而實欲爲變，則誘與相見，因斬之，出以徇軍。其黨皆散走，則遂與諸軍圍張掖，破之，斬進及其支黨，衆皆降。演軍敗，華懼，出所執乞降。河西平，乃還金城，進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徵拜侍中，與董昭同寮。昭嘗枕則膝臥，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舊儀：侍中親省起居，故俗謂之執虎子。時吉茂仕甫歷縣令，遷爲冗散。茂見則嘲之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我誠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馳也。』初則及臨菑侯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服悲哭，丕聞植如此而不聞則也。丕在雒陽，嘗從容言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也？』則謂爲見問，鬚髯悉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傅巽招原注：治反。苦則曰：「不謂卿也。於是乃止。」原注：孫盛曰：夫上不事其所而豈徒哉。則既策名新朝，委質異代，而方懷貳心，生忿，欲奮爽言，豈大雅君子去就之分哉。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士之二三，猶喪妃偶，況人臣乎。丕問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益得不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不嘿然。後則從行獵，槎桎拔失鹿，丕大怒，踞胡牀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羣吏，愚臣以爲不可。敢以死請。』丕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見憚。黃初四年，左遷東平相，未至，道病卒。諡曰剛侯。子怡嗣。怡卒，無子，弟愉襲封。愉咸熙中爲尙書。原注：晉百官名。愉字休豫。歷位太常、光祿大夫。山濤啓事：稱愉忠篤有智意。裴松之曰：按愉字紹，字世嗣。爲吳王師。石崇妻紹之女兄也。紹有詩在《金谷集》。紹弟愷，左衛將軍。吉茂字叔暢，馮

翊池陽人。世爲著姓。建安初。關中始平。茂與蘇則共入武功南山。隱居務學。博覽精思。數歲。州舉茂才。除臨汾令。居官清靜。吏民不忍欺。轉武德侯庶子。二十二年。坐其宗人吉本等謀亂被收。謹案。吉本事據魏武紀。在二十三年。與通鑑綱目合。此作二十二年。蓋沿志注之訛。先是科禁內學及兵書。而茂皆匿之。不送官。及其被收。不知當坐本等。顧謂左右曰。

我坐書也。會鍾繇證茂得不坐。後以爲武陵太守。不之官。轉鄴相。以國省拜議郎。景初中。病卒。茂清儉。疾惡。不受饋遺。初制九品。郡置中正。差敍自公卿以下。至于郎吏功德才行。茂同郡護羌校尉王剡前數爲郡守貪污。而剡子嘉仕歷諸縣。亦復受人。事後爲散騎郎。馮翊郡移嘉爲中正。嘉敍茂雖在上第。而狀甚下。云德優能少。茂愠曰。我效汝父子冠幘劫人邪。嘉由是被貶議。初茂同產兄黃從公府掾。爲長陵令。時科禁長吏擅去官。而黃聞司徒趙溫薨。以故吏違科奔喪。爲司隸鍾繇所收。伏誅。茂以兄坐追義而死。怨怒不哭。至歲終。繇舉卽就之。故時人亦譏茂冒進云。

謹案杜畿傳附子恕孟康。今畿傳及子恕俱闕。止存孟康一篇。

孟康字公休。安平人。黃初中。以郭后外屬。轉散騎侍郎。時散騎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選。而康獨緣妃家。猥廁其間。故同僚輕之。號爲阿九。康旣無才術。因在冗官。博讀書傳。後遂有所彈駁。其文義雅而切要。衆人乃更重之。正始中。代杜恕爲宏農領典農校尉。清已奉職。嘉善而矜不能。省息獄訟。緣民所利而利之。郡領吏二百餘人。涉春遣休。常四分遣一事。無宿諾。時出按行。皆豫敕督郵不得令屬官遣人探候。脩設曲。

敬又不欲煩損吏民。常敕吏卒行各持鎌。所在刈馬草。不止亭傳。露宿樹下。所從常不過十餘人。吏民咸詠歌之。郡帶道路諸過賓客。自非公法。無所出給。若知舊造之。則館于家。始拜人雖知其志量。以未嘗宰牧。不期其能。而政績爲諸郡最。莫不歎美焉。嘉平末。徙渤海太守。徵入爲中書令。後爲監卒。

謹案目錄。此下有鄭渾倉慈傳。今闕。止存倉慈傳內所附顏斐。令狐邵。孔父。時苗四人。

顏斐字文林。有才學。曹操召爲太子洗馬。黃初中。轉黃門侍郎。後爲京兆太守。自馬超破後。民人不專農殖。凡涇郡者皆苟且爲治。斐到官。令屬縣整阡陌。樹桑果。勸督耕稼。民病無車牛。斐課民以閒日取車材作車。令畜雞豬賣以買牛。又起學館。吏民欲讀書者。復其徭。於是風化大行。吏不煩民。民不求利。京兆與馮翊扶風接界。二郡道路穢塞。田疇荒萊。人民饑凍。而京兆獨開治豐富。爲雍州十郡最。青龍中。司馬懿在長安立軍市。而軍中吏士多侵侮縣民。斐以白懿。懿乃召軍市候于斐前。杖一百。時長安典農與斐同坐。以爲斐宜謝。乃私推築斐。斐不謝。良久曰。斐觀明公受分陝之任。乃欲一齊衆庶。必非有所左右也。而典農竊見推築。欲令斐謝。假令斐謝。是更爲不得明公意也。懿遂嚴持吏士。軍營郡縣各得其分。後數歲。遷平原太守。吏民涕泣遮道。車不得前。稽留十餘日。乃出界。東行至嶠而疾困。斐素戀京兆。其家人從者見斐病甚。勸之言平原當自勉勵作健。斐曰。我心不願平原。汝曹呼我。何不言京兆邪。遂卒。京兆聞之。皆爲流涕。爲立碑稱頌之。令狐邵字孔叔。父某仕漢爲烏桓校尉。建安初。邵依袁氏居鄴。九年。暫出到武安。

毛城會曹操破鄴。遂圍毛城。城破。執邵等十餘人。皆當斬。操閱視之。而識其父。乃署軍謀掾。仍歷宰守。後徙丞相主簿。出爲宏農太守。所在清嚴。妻子希到官署。舉善而教。恕以待人。不喜訟獄。與下無忌。時郡無知經者。乃選諸吏可教者。令詣河東樂詳學。經明乃還。因設學館。拔俊秀。令轉相教授。由是宏農學者與河東埒。黃初中。徵拜羽林郎。遷虎賁中郎將。卒。謹案。志注此下載令狐愚事。此書已取入死國傳。孔父。謹案。志注云。孔子之後。字元儁。父祖皆二千石。而又歷位宰守。爲濟南相。皆有惠政。入爲散騎常侍。上疏規諫。遷大鴻臚。謹案。目錄孔父下有沐並傳。今闕。時苗字德胄。鉅鹿人。爲人介特。有崖岸。建安中。入丞相府爲掾屬。出爲壽春令。揚州治在縣。時蔣濟爲治中。苗往謁濟。濟素嗜酒。適醉。不能見。苗恚恨。還刻木爲人。署曰酒徒蔣濟。置之牆下。旦夕射之。其始之官。乘薄輦車。駕黃牝牛。載布被囊。居官歲餘。牛生一犢。及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令來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也。羣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由此名聞天下。還爲太官令。領其郡中正。定九品第。敘人才。不能寬而紀其短。雖在久遠。銜之不置。蔣濟後爲太尉。不以苗前毀己爲嫌。苗亦不以濟貴爲屈意。爲令數歲。遷典農中郎將。年七十餘。正始中病卒。

議曰。魏晉屯田之利。始於棗祗。成於任峻。終於鄧艾。一用詐力。而兵食常有餘。卒取漢平吳。而人衆勝天。得富強之術也。蘇則杜畿。風烈矯矯。鄭渾倉慈。威愛克濟。明恤理之政。有漢良吏之規焉。始司馬朗建議。令州縣領兵。杜恕以爲非。卒成晉氏瓜裂之亂。恕之意慮遠矣哉。則故漢郡守列侯。見不篡代。力不能救。

發服悲哭。當不見問。而鬚髯悉張。欲正論以對。雖不能如管寧之高。范粲之義。亦可謂義形於色矣。愈於王、華、鍾、賈以漢大臣爲魏臣。將一家物與一家而無愧恥。禪代之際。自以爲臯夔復出者也。孫盛以二三責則過矣。

贊曰。則畿賢牧。峻祗能吏。保民足食。殷疆立治。兵鋒遺黎。虎口赤子。惠綏生賴。幸而集此。

# 續後漢書卷第四十五

## 列傳第四十二

魏臣

滿寵子偉 奮 奮子長武

田豫牽招 子宏

郭淮

謹案滿寵田豫牽招三傳闕

郭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也。祖全大司農。父縉。鴈門太守。建安中淮舉孝廉。除平原府丞。曹丕爲五官將。召淮署爲門下賊曹。轉爲丞相兵曹議令史。從攻漢中。曹操還。留征西將軍夏侯淵拒昭烈。以淮爲淵司馬。淵與昭烈戰。淮時有疾。不出。淵沒。軍中震擾。淮收散卒。推盪寇將軍張郃爲軍主。諸營乃定。明日昭烈欲渡漢水來攻。諸將以衆寡不敵。備便乘勝。欲依水爲陳以拒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算也。不如遠水爲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陳。昭烈疑不渡。淮遂堅守。示無還心。以狀聞。操善之。假郃節。復以淮爲司馬。曹丕立。賜爵關內侯。轉鎮西長史。又行征羌護軍。護左將軍張郃。冠軍將軍楊秋。討山賊鄭甘。盧水叛胡。皆破平之。關中始定。民得安業。黃初元年。奉使賀丕踐阼。而道路得疾。故計遠近爲稽留。及羣臣歡會。丕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于塗山。防風後至。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

淮對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自知免於防風之誅也。不悅。擢領雍州刺史。封射陽亭侯。五年爲真安定。羌大帥辟驪原注杜反。討破降之。每羌胡來降。淮輒先使人推問其親理男女多少。年歲長幼。及見一二知其款曲。訊問周至。咸稱神明。太和二年。漢丞相亮出祁山。遣將軍馬謖至街亭。高詳屯列柳城。張郃擊謖。淮攻詳營。皆破之。又破隴西名羌唐驪于枹罕。加建威將軍。五年。漢兵出鹵城。是時隴右無穀。議欲關中大運。淮以威恩撫循。羌胡家使出穀。平其輸調。軍食用足。轉揚武將軍。青龍二年。漢丞相亮出斜谷。並田于蘭坑。是時司馬懿屯渭南。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盪民夷。此非國之利也。懿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漢兵大至。淮逆擊之。後數日。亮盛兵西行。諸將謂欲攻西園。淮獨以爲此見形于西。欲使我兵重應之。必攻陽遂爾。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正始元年。漢衛將軍姜維出隴西。淮進軍追至彊中。維退。遂討羌迷當等。按撫柔氏三千餘落。拔徙以實關中。遷左將軍。涼州休屠胡梁元碧等率種落二千餘家附雍州。淮奏請使居安定之高平。爲民保障。其後因置西川都尉。轉拜前將軍。領州如故。五年。夏侯元侵漢。淮督諸軍爲前鋒。淮度勢不利。輒後拔軍出。故不大敗。還假淮節。八年。隴西、南安、金城、西平諸羌餓何燒戈、伐同蛾、遮塞等相結叛亂。攻圍城邑。南招漢兵。涼州名胡治無戴復叛應之。討蜀護軍夏侯霸督諸軍屯爲翹。淮軍始到狄道。議者僉謂宜先討定枹罕。內平惡羌。外折敵謀。淮策維必來攻霸。遂入泅。

中轉南迎霸。維果攻爲翅。會淮軍至。維退。進討叛羌。斬餓何燒戈。降服者萬餘落。九年。遮塞等屯河關白土故城。據河拒軍。淮見形上流。密于下渡兵。據白土城。擊大破之。治無戴圍武威。家屬留在西海。淮進軍趣西海。欲掩取其累重。會無戴折還。與戰于龍夷之北。破走之。令居惡虜在石頭山之西。當大道止。斷絕王使。淮還過討。大破之。姜維出石營。從彊川。乃西迎治。無戴留陰平太守廖化于成重山。築城斂破羌保質。淮欲分兵取之。諸將以維衆西接強胡。化已據險。分軍兩持。兵勢轉弱。進不制維。退不拔化。非計也。不如合而俱西。及胡漢未接。絕其內外。此伐交之兵也。淮曰。今往取化。出其不意。維必狼顧。比維自致。足以定化。且使維疲于奔命。兵不遠西。而胡交自離。此一舉而兩全之策也。乃別遣夏侯霸等追維於沓中。淮自率諸軍就攻化等。維果馳還救化。皆如淮計。進封都鄉侯。嘉平元年。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是歲與雍州刺史陳泰協策降漢牙門將句安等于翅上。二年。詔曰。昔漢川之役。幾至傾覆。淮臨危濟難。功書王府。在關右三十餘年。外征寇虜。內綏民夷。比歲以來。摧破廖化。禽虜句安。功績顯著。朕甚嘉之。今以淮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持節都督如故。進封陽曲侯。邑凡二千七百八十戶。分三百戶封一子亭侯。淮妻王淩之妹。淩誅。妹當從坐。御史往收。督將及羌胡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左右追妻還。淮以書白司馬懿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無五子是無淮也。今輒追還。若于法未通。當受罪于主者。懿宥之。正

元二年卒。追贈大將軍。諡曰貞侯。子統嗣。統官至荊州刺史。卒。子正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淮著勛前朝。改封汾陽子。淮弟配。城陽太守。裴秀賈充皆配婿也。原注。晉諸公贊。淮弟配。字仲南。有重名。位至城陽太守。績。終于太僕。次弟豫。字泰寧。相國參軍。知名。早卒。女適王衍。配弟鎮。字季南。諱者。僕射。鎮子突。字泰業。山濤啓事。稱突高簡有雅量。歷位雍州刺史。尚書。

謹案此卷議贊闕

# 續後漢書卷第四十六

## 列傳第四十三

魏臣

徐邈 胡質子威 王昶 王基

謹案此卷止存胡質一傳而質傳內附子威亦闕又通卷議贊亦闕

胡質字文德。楚國壽春人也。父敏以方正徵。質少與蔣濟朱績俱知名江淮間。仕州郡。蔣濟爲別駕。使見曹操。操問曰。胡通達長者也。原注。通達敏字也。寧有子孫乎。濟曰。有子曰質。規模大略。不及于父。至于精良綜事。過之。操卽召質爲頓丘令。縣民郭政通于從妹。殺其夫程他。郡吏馮諒繫獄爲證。政與妹皆耐掠。隱抵諒不勝痛。自誣當反其罪。質至官。察其情色。更詳其事。檢驗具服。入爲丞相東曹議令史。州請爲治中。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遼見刺史溫恢求請質。質辭以疾。遼出謂質曰。僕委意于君。何以相辜如此。質曰。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伯南身爲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容于口。今以睚眦之恨。乃成嫌隙。況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其言。復與周平。原注。虞預伯南。沛國竹邑人。位至光祿大夫。子該字元夏。該及二弟韶。茂。皆總角見稱。並有器望。雖鄉人諸父未能覺其多。少時同郡劉公榮名知人。嘗造周。周謂曰。卿有知人之明。欲使三兒見卿。卿爲目高下以效郭許之聽可乎。公榮乃自詣。

陔兄弟。與其言語。觀其舉動。出語周曰。君三子皆國士也。元夏器量最優。有輔佐之風。展力仕宦。可爲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陔少出仕宦。歷職內外。泰始初爲吏部尙書。遷左僕射。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卒于官。陔以在魏已爲大臣。本非佐命之數。心懷遜讓。不得已而居位。故在官職無所荷任。夙夜思恭而已。終始全潔。當世以爲美談。詔歷二官吏部郎。山濤啓事。稱詔清白有誠。終于散騎常侍。茂至侍中。尙書潁川荀愷。宣帝外甥。世祖姑子。自負貴威。要與茂交。茂拒而不答。由是見怒。元康元年。楊駿被誅。愷時爲尙書僕射。以茂驤之姨弟。陷爲駿黨。遂枉見殺。衆咸冤痛之。操辟爲丞相屬。黃初中徙吏部郎。爲常山太守。遷任東莞。士盧顯爲人所殺。質曰。此士無讎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見其比居年少書吏李若。見問而色動。遂窮詰情狀。若卽自首服罪。每軍功賞賜。皆散之于衆。無入家者。在郡九年。吏民便安。將士用命。遷荊州刺史。加振威將軍。賜爵關內侯。吳大將軍朱然圍樊城。質輕兵赴之。議者皆以爲賊盛不可迫。質曰。樊城卑下兵少。故當進兵爲之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臨圍。城中乃安。遷征東將軍。假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廣農積穀。有兼年之儲。置東征臺。且佃且守。又通渠諸郡。利舟楫。嚴設備以待敵。海邊無事。性沈實內察。不以其節檢物。所在見思。嘉平二年卒。家無餘財。惟有賜衣書篋而已。軍師以聞。追進封陽陵亭侯。邑百戶。諡曰貞侯。六年。詔書褒述質清行。賜其家財穀。子威嗣。

# 續後漢書卷第四十七

## 列傳第四十四

魏臣

劉放孫資資孫楚秦朗孔桂

劉放字子棄涿郡人漢廣陽頃王子謹案陳志作順王誤西鄉侯宏之後也原注漢書武帝子燕王旦太子建歷

郡綱紀舉孝廉遭世大亂時漁陽王松據郡放往依之曹操克冀州放說松曰往者董卓作逆英雄並起

阻命擅兵人自封殖惟曹公能拔拯危亂翼戴天子奉辭伐罪所向必克以二袁之彊守則淮南冰消戰

則官渡大敗乘勝席卷將清河朔威刑既合大勢已見速至者漸福後服者先亡此乃不俟終日馳驚之

時也昔黥布棄南面之尊仗劍歸漢誠識興廢之理審去就之分也將軍宜投身委命厚自結納松然之

會操討袁譚于南皮以書招松松舉雍奴泉州安次以附之放爲松答操書其文甚麗操既喜之又聞其

說由是辟放建安十年與松俱至操大悅謂放曰昔班彪依竇融而有河西之功原注後漢書魏囂擁衆天水彪乃避難從之今一何相似也乃以放參司空軍事

有異志彪著王命論以感之而囂終不寤遂避地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爲從事深敬待之接以師友之道乃爲融畫策事漢總河西以拒魏囂今一何相似也乃以放參司空軍事

歷主簿記室出爲郃陽祋祿原注祋音都活贊令太原孫資字彥龍幼孤長於兄嫂講業太學博覽傳記

操爲司空辟資。會兄爲鄉人所害。資手刃報讎。將家屬避地河東。遂不應命。本郡復辟以疾辭。友人河東賈逵謂資曰。足下抱逸羣之才。值舊邦傾覆。主將殷勤。千里延頸。宜崇桑梓之義。資感其言。遂到署功曹。舉計吏。尙書令荀彧見資。嘆曰。北州承喪亂已久。謂其賢智零落。今日乃復見孫計君乎。表留以爲尙書郎。出爲縣令。入參丞相軍事。魏國旣建。與放俱爲祕書郎。曹丕立。放資轉左右丞。數月。放徙爲令。黃初初。改祕書爲中書。以放爲監。資爲令。各加給事中。放進爵魏壽亭侯。資關內侯。曹叡立。尤見寵任。同加散騎常侍。進放爵西鄉侯。資樂陽亭侯。漢丞相亮出南鄭。議者以爲可因大發兵擊之。叡意亦然。以問資。資曰。昔武皇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又自往拔出夏侯淵軍。數言南鄭直爲天獄。中斜谷道爲五百里石穴爾。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又武皇帝聖于用兵。察蜀賊棲於山巖。視吳虜竄於江湖。皆撓而避之。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若進軍就南鄭。討亮道旣險阻。計用精兵。又轉運鎮守南方四州。遏禦水賊。凡用十五六萬人。必當復更有所發興。天下騷動。費力廣大。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夫守戰之力。力役三倍。但以今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威足以震懾強寇。鎮靜疆場。將士虎睡。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二虜。必皆自弊。叡由是止。時吳人彭綺舉義江南。

謹案。通鑑綱目。吳番陽賊彭綺反。此云舉義江南。蓋沿志注文。

議者以爲因此伐之。必有所克。叡又問資。資曰。鄱陽宗人前後數有舉義。

者衆弱謀淺。旋輒乖散。昔文皇帝嘗密論賊形勢。言洞浦殺萬人。得船千艘。數日。船人復會江陵。被圍歷。

月權裁以千數百兵住東門。而其土地無崩解者。是有法禁。上下相奉持之明驗也。以此推綺。懼未能爲權腹心大疾也。綺果尋敗亡。太和末。吳遣將周賀浮海詣遼東。招誘公孫淵。叡欲邀討之。朝議多以爲不可。惟資決行策。果大破之。進爵左鄉侯。烏桓校尉。田豫帥西部鮮卑泄歸尼等出塞討軻比能。智鬱築鞬破之。還至馬邑故城。比能帥三萬騎圍豫。叡聞之。計未有所出。如中書省以問監令。孫資對曰。上谷太守閻志。柔弟也。爲比能素所歸信。令馳詔使說比能。可不勞師而自解矣。叡從之。比能果釋豫還。放善爲書檄。三世詔命。多放所爲。青龍初。孫權與漢丞相亮連和。欲俱出。東西並進。邊候得權書。放乃改易其辭。往往換其本文。而傳合之。與征東將軍滿寵。若欲歸化。封以示亮。亮騰與吳大將步騭等以見權。權懼亮疑。深自解說。是歲皆加侍中。光祿大夫。漢吳東西犄角。無歲不驚。而叡總攝羣下。外圖禦寇。內規廟勝。資皆管之。然自以受腹心。常讓事于叡。曰。動大衆。舉大事。宜與羣下共之。旣以示明。且以探求爲廣。朝臣會議。資奏當其是非。擇其善者。推成之。終不顯己之德。若有譴過及愛憎之說。復爲請解。以塞譖潤之端。如征東將軍滿寵。涼州刺史徐邈。並有譖毀之者。資皆盛陳其素行。使卒無纖介。初。資在邦邑。名出同類之右。田豫宗豔。皆妒害之。而楊豐黨附豫等。專爲資構造謗端。久復求釋。資謂之曰。吾無憾心。不知所釋。此爲卿自薄之。卿自厚之爾。乃爲長子宏取其女。及當顯位。而田豫老疾在家。遇之甚厚。又致其子於本郡。以爲孝廉。而楊豐子後爲尙方吏。叡以職事譴怒。欲致之法。資請活之。其周致自全之智如此。

謹案。志注作其不念舊惡如

此景初二年遼東平以參謀之功各進爵封本縣放方城侯資中都侯其年叡寢疾欲以燕王宇爲大將軍及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共輔政放資久典機任獻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曰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放資聞之懼有後害陰圖間之燕王宇性素恭良陳誠固辭叡引放資入臥內問曰燕王正爾爲對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爾叡曰誰可任者時惟曹爽在放資因薦爽且言宜召司馬懿與相參叡曰爽堪其事不爽汗流不能對放躡其足耳之曰臣以死奉社稷叡從放資言欲用爽懿既而中變敕停前命曹肇弟篡爲大將軍司馬見燕王與肇等出篡驚曰上不安云何悉出宜共還已暮放資聞變夜復入見說叡叡又從之放曰宜爲手詔帝曰我困篤不能以黃紙授放作詔放卽上牀執帝手彊作之明日宇等欲入放資齎詔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宇獻肇朗等皆流涕而出

原注漢晉春秋帝以燕王宇爲大將軍使與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少間惟曹爽獨在放知之呼資與謀資曰不可動也放曰俱入鼎鑊何不可之有乃突前見帝垂泣曰陛下氣微若有不諱將以天下付誰帝曰卿不聞用燕王邪放曰陛下忘先帝詔敕藩王不得輔政且陛下病而曹肇秦朗等便與才人侍疾者言戲燕王擁兵南面不聽臣等入此卽豎刁趙高也今皇太子幼弱未能統政外有彊暴之寇內有勞怨之民陛下不遠慮存亡而近係恩舊委祖考之業付二三凡士寢疾數日外內擁隔社稷危殆而已不知此臣等所以痛心也帝得放言大怒曰誰可任者放資乃舉爽代宇又白宜詔司馬宣王使相參帝從之放資出曹肇入泣涕固諫帝使肇敕停肇出戶放資趨而往復說止帝帝又從其言放曰宜爲手詔帝曰我困篤不能放卽上牀執帝手彊作之遂齎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於是宇肇獻朗相與泣而歸資別傳曰帝詔資曰吾年稍長又歷觀書傳中皆歎息無所不念圖凶年終計莫過使親人廣據職勢兵任又重今射擊校尉缺久欲得親人誰可任者資曰陛下思深慮遠誠非愚臣所及書傳所載皆聖聽所究向使漢高不知平勃能

安劉氏。孝武不識金霍付屬以事。殆不可言。文皇帝始召曹真還時。親詔臣以重慮。及至晏駕。陛下卽降。猶有曹氏內之望。賴遺日月。御勒不傾。使各守分職。纖介不間。以此推之。親臣貴戚。雖當據勢握兵。宜使輕重素定。若諸侯典兵。力均衡平。寵齊愛等。則不相爲服。不相爲服。則意有異同。今五營所領見兵。常不過數百。選授校尉。如其輩類。爲有疇匹。至於重大之任。能有所維綱者。宜以聖恩簡擇如平。勃。金。霍。劉章等一二人。漸殊其威重。使相鎮固。於事爲善。帝曰。然如卿言。當爲吾遠慮所圖。今日可參平勃。佗金霍。雙劉章者其誰哉。資曰。臣聞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唐虞之聖。凡所進用。明試以功。陳平初事漢祖。絳灌等謗平有受金盜嫂之罪。周勃以吹簫引彊。始事漢祖。亦未知名也。高祖察其行跡。然後知可付以大事。霍光給事中二十餘年。小心謹慎。乃見親信。日碑夷狄。以至孝實直。特安漢嗣。其終勃被反名。平劣自免於呂須之讒。上官桀桑宏羊與霍光爭權。幾成禍亂。此誠知人之不易。爲臣之難也。又所簡擇。當得陛下所親。當得陛下所信。誠非愚臣之所能識別。裴松之曰。孫劉于時號爲專任。制斷機密。政事無不綜。資放被託付之間。當安危所斷。而更依違其對。無有適莫。受人親任。理豈得然。本案傳及諸書並云放資稱贊曹爽。勸召宣王。魏室之亡。禍基於此。資之別傳。出自其家。欲以是言掩其大失。然恐負國之玷。終莫能磨也。遂以曹爽爲大將軍。叙嫌爽才弱。復拜尙書孫禮爲

大將軍長史以佐之。是時司馬懿在汲。放資令給使辟邪齋手詔召之。先是燕王爲叡畫計。以爲關中事重。宜遣懿便道自軹關西還長安。事已施行。辟邪復至。懿斯須得二詔。前後相違。疑雖下有變。乃乘追鋒車馳至京師。登牀受詔。叡以齊王芳託懿而卒。芳立。以放資決定大謀。增邑三百。放並前千一百。資千戶。封愛子一人亭侯。次子騎都尉。餘子皆郎中。正始元年。更加放左光祿大夫。資右光祿大夫。金印紫綬。儀同三司。六年。放轉驃騎資衛將軍。領監令如故。七年。復封子一人亭侯。曹爽專事。多變易舊章。放資歎曰。吾等累世蒙寵。加以豫聞屬託。今縱不能匡弼。可坐受素餐之祿邪。遂固稱疾。九年二月。乃賜詔曰。君掌機密三十餘年。經營庶事。勳著前朝。暨朕統位。動賴良謀。是以曩者增崇寵章。同之三事。外帥羣官。內望謠言。屬以年耆疾篤。上還印綬。前後鄭重。辭旨懇切。天地以大順成德。君子以善恕成仁。重以職事。違奪

君志今聽所執。賜錢百萬。使兼光祿勳少府。親策詔君養疾于第。君其勉進醫藥。頤神和氣。以永無疆之祚。置舍人官騎。加以日秩肴酒之膳焉。于是各以年老遜位。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曹爽誅後。復以資爲侍中。領中書令。嘉平二年。放卒。諡曰敬侯。子正嗣。

原注・裴松之曰・案頭賁子羽曰・士卿劉許字文生・正之弟也・與張華六人・並稱文辭可觀・意思詳序・晉惠帝世許爲騎越

校尉

資復遜位歸第。就拜驃騎將軍。轉侍中。特進如故。三年卒。諡曰貞侯。子宏嗣。放才計優資而自修不

如也。放資既善承順。挾才任智。職掌密命。終操丕父子三世幾三十年。抑辛毗而助王思。黜燕王宇而進爽懿。終禍魏室。以是獲譏於世。然時因羣臣諫爭。扶贊其義。密陳損益。不專導諛言云。及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放資著勛前朝。改封正方城子。宏離石子。宏爲南陽太守卒。宏子楚。字子荆。天才英博。亮拔不羣。仕晉爲討虜護軍。馮翊太守。楚孫盛。字安國。位至祕書監。給事中。與從弟綽並有文藻。盛著魏氏春秋。晉陽秋。傳于世。

謹案・目錄傳未附秦朗孔桂・今闕・

議曰。魏氏承東京之弊。不任三公。以放資爲中書監令。職司喉舌。兼宦人臺閣之權。歷事三祖。勢傾內外。終淪鼎命。周公謂魯公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命爲大臣而不用。使政柄下移。未有不亂且亡者。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若放資之徒。是已。以便佞小才。久握機柄。懼獻肇之語。畏燕王之賢。乘曹叡達豫褫魄之惑。援引匪材。使大權失據。舉國與人而甘心焉。嗚呼。鄙夫雖可惡也。亦可畏也。

贊曰。帝難任人。若古謨訓。一或間甚。社沈宗債。恭顯蠹漢。孫劉亡魏。履霜堅冰。大風有隧。



# 續後漢書卷第四十八

## 列傳第四十五

魏臣

曹爽弟義訓何晏鄧颺丁謐李勝桓範魯芝楊綜畢軌

謹案曹爽傳闕止存附傳內何晏丁謐李勝三篇。

何晏字平叔漢大將軍進之孫也。曹操爲司空納晏母尹氏并收養晏。時秦宜祿兒朗謹案魏略作秦宜祿兒阿蘇又云蘇郎

朗也。亦隨母在曹家並見寵如公子。晏美姿容沾沾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而面尤白。太子丕疑其

傅粉方暑令食湯餅以巾拭之而面轉白朗性謹愿而晏汰侈無賴服飾擬太子故丕特惡之。每不呼其

姓字謂爲假子。晏後尙公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及曹叅立頗爲冗官正始初曲附曹爽爲散騎

侍郎遷侍中尙書主選舉宿舊多被拔擢與鄧颺丁謐等朋扇黨與氣焰赫然自謂旦夕當至台司及爽

敗被誅原注魏氏春秋曰初宣王使晏典治爽等獄晏阿治黨與冀以獲宥宣王曰凡有八族晏疏丁鄧等七姓宣王曰未也晏窘急乃曰豈謂晏乎宣王曰是也乃收晏按懿方治爽安肯使晏典其獄就令有之

晏豈不自知與爽最親而冀獨免乎此殆孫盛承說者之妄耳晏妻金卿公主賢嘗謂其母沛王太妃曰晏爲惡日甚將何保身太妃笑曰

汝得無妒晏邪俄而晏誅有一男年五歲懿遣人錄之太妃藏之王宮向使者搏頰乞活之使者白懿懿

聞公主有先見之言。且爲沛王故。特原不殺。

原注。裴松之曰。魏末傳云。晏取其同母妹爲妻。此指紳所不忍言。雖楚王之妻嫂不是甚也已。設令此言出於舊史。猶將莫之信。況

底下之書乎。按諸王公傳。沛王出自杜夫人所生。晏母姓尹。公主若與沛王同生。焉得與晏同母。

初晏與夏侯元等名盛于時。司馬師亦預焉。晏曰。唯深也。故

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以神自況也。尤好老莊言。與夏侯元。荀粲。及山陽王弼之徒。競爲清談。祖尙虛無。謂六經爲聖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爭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晏博學能文。早有重名。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集論語諸家說曰集解。今行于世。丁謐字彥靖。沛國譙人。父斐。初隨曹操起兵。操以斐鄉里。特愛重之。斐性好貨。數請求犯法。輒得原。爲典軍校尉。總攝內外。所陳說多聽用。建安末。從操伐吳。以家牛羸困。私易官牛。爲人所白。被收送獄。奪官。其後操問斐曰。文侯印綬安在。斐知見戲。對曰。以易餅耳。操大笑。顧謂左右曰。東曹毛掾數白此家。欲令我重治罪。我非不知。良有以也。我之有斐。譬如家有盜貓。與善捕鼠。雖有小損。完我囊貯。遂復斐官。聽用如初。後數歲病卒。謐少不喜交。博觀書傳。爲人沈毅。頗有才略。太和中。常住鄴。借人空屋居。而諸王亦欲借之。不知謐已得直。開門入。謐望見王臥而不起。呼其奴曰。此何等。人促呵使去。王怒其無禮。還具上言。曹叡收謐繫獄。以功臣子原出。久之。召拜度支郎中。素與曹爽親善。爽爲武衛將軍。數與叡言。謐可大用。會叡卒。爽輔政。乃拔謐爲散騎常侍。轉尙書。謐爲人外疎而內多忌。其在臺閣。數有彈駁。臺中患之。事不得行。又其意輕貴。多所忽略。雖與何晏鄧颺同位。

而皆少之。惟以勢屈于爽，爽亦敬之。言無不從。故於時謗書謂臺中有三狗。二狗崖柴不可當，一狗憑默作疽囊。三狗謂何、鄧、丁也。默者，爽小字也。又爲之謠曰：何、鄧、丁亂京城，徙郭太后，出居別宮，及遣樂安王使北詣鄴。又遣文欽令還淮南，皆謚之謀也。司馬懿由是特深恨之。畢軌字昭先，東平人也。父某字子禮，建安中爲典農校尉，軌有才學。曹叡在東宮爲文學，黃初末出爲長史，叡立入爲黃門郎。子尙公主，居處殷富，遷并州刺史。驕豪不治，時雜虜數爲暴害，軌輒出軍擊鮮卑軻比能，失利。中護軍蔣濟表曰：畢軌前失，旣往不咎，但恐難可以再。凡人才有長短，不可強爲。軌文雅智意，自爲美器。今失并州，換置他州，若入居顯職，不毀其德，於事實善。此安危之要。惟聖明察之。正始中入爲中護軍，轉侍中尙書，遷司隸校尉。素與曹爽善，每言於爽，輒從之。李勝字公昭，南陽人也。父休字子朗，有智略。張魯之爲鎮北將軍，休爲司馬。家南鄭。時漢中有甘露降，休見張魯精兵數萬，有四塞之固，遂建言赤氣久衰，黃家當興，欲魯舉尊號。魯不聽。會魯破，曹操以其勸魯內附，賜爵關內侯，署散官騎，從詣鄴。黃初中，歷上黨、鉅鹿二郡太守。後以年老還拜議郎。勝少遊京師，雅有才智，與曹爽善。曹叡禁浮華，而人白勝堂有四窗八達，各有主名，用是被收。以其所連引者多，故得原。禁錮數歲，叡卒。曹爽輔政，勝爲雒陽令。夏侯元爲征西將軍，以勝爲長史。元亦宿與勝厚，駱谷之役，議從勝出。由是司馬懿不悅於勝。累遷滎陽太守、河南尹。勝前後所宰守，未嘗不稱職。爲尹歲餘，廳事前屠蘇壞，令人更治之。小材一枚激墮，正搗受符吏石虎頭，斷之。後旬日，遷爲荊州。

刺史爽等令勝辭懿并伺察焉。勝見懿陳自無他功勞。橫蒙時恩。當爲本州詣閣拜辭。懿令兩婢侍持衣。衣落復上。指口言渴求飲。婢進粥。懿持杯飲粥。粥皆流出沾胸。勝愍然爲之涕泣。謂懿曰。今主上尙幼。天下恃賴明公。然衆情謂明公方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懿徐更寬言。才令氣息相屬。說年老沈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好善爲之。恐不復相見。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也。懿仍復佯爲昏謬曰。君方到并州。努力自愛。錯亂其辭。狀如荒謔。勝復曰。當忝荊州。非并州也。懿乃若微悟者。謂勝曰。懿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還爲本州刺史。盛德壯烈。好建功勛。今當與君別。自顧氣力轉微。欲自力設薄主人。生死共別。以師昭兄弟爲託。因流涕哽咽。勝亦長歎答曰。輒當承教。須待敕命。勝辭出。與爽等相見。說司馬公語言錯誤。口不攝杯。指南爲北。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向爽等垂泣曰。太傅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未及之官而敗。

議曰。國之將亡。必有姦臣。而後有亂臣。有亂臣。而後有篡臣。姦臣所以兆亂。亂臣所以興亂。篡臣所以乘亂。漢魏季世是也。漢之將亡。有胡廣趙戎。然後有董卓。有董卓。然後有曹操。魏之將亡。有劉放孫資。然後有曹爽。有曹爽。然後有司馬懿。相因而然也。正臣立朝。挈綱敷紀。進君子。退小人。亂何由而生哉。亂生無由焉。得而篡之哉。譬諸人身。元氣盛。神觀明。則害氣不得奸。而壯且安矣。姦人進而用小人。邪氣入於膏肓。凡物皆能斃而攻之。欲不危亡得乎。放資之進爽。特以其庸闇易制爾。爽遂驕盈。蔑懿弗忌。徼功妄舉。

結怨于民。方鷙匿貍伏。鼠嘯宮廟。殞身償族。宜哉。自是祿去公室。晉卒篡魏。皆爽基之也。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爽之謂矣。鄧颺諸人。構扇虛僞。躁競一時。皆覺勇嗇禍覆邦家之人也。桓範之智不如葵。惜哉。何晏硜硜自喜。貪冒榮寵。志願軒然。速禍宜矣。初蓋公言黃老。文景之間。雖云崇尚。特清淨寡欲。恬素無爲。曾未害道以亂天下也。至正始間。晏與王弼等始爲清談。祖尙老莊。糠秕六經。曠蕩虛無。幽沈仁義。使夷甫諸人敗俗傷化。卒亡中國。故晏之附爽亂魏之罪小。清談亂天下之罪大也。贊曰。宗室固絕。本支傷殘。再世託孤。心死骨寒。昭伯憤憤。罔堪顧天。一時浮躁。專朝竊權。藉蛟枕虎。平步晏居。通奏釋兵。竟卽門誅。大盜胙篋。肉人弗置。孤兒泣血。能免篡弑。平叔粉孺。清談自喜。王風丕變。遂成正始。綱傾紐解。波頽草靡。竟亡中國。禍實在此。



# 續後漢書卷第四十九

## 列傳第四十六

吳

孫堅 孫策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吳將孫武之後也。父鍾家貧。種瓜方熟。三人來乞瓜。鍾設瓜及飯。三人者去。謂鍾曰。我司命也。當報君惠。因指示葬地。令改葬其先人曰。爾後世封侯。出數天子。言卒俱爲白鶴飛去。鍾從其言。改葬起家。冢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上屬于天。蔓延數里。父老相謂曰。是非凡氣。孫氏其興乎。及鍾妻妊堅。夢腸出繞吳閭門。懼以告鄰婦。婦曰。安知非吉也。堅生。容貌魁傑。闊達好奇節。年十七爲縣吏。與父共乘船至錢唐。會海賊胡玉等從匏里上掠取賈人財物。於岸上分之。行旅皆艤船不敢進。堅謂父曰。此賊可擊。父曰。何與爾邪。堅遂揮刀上岸。東西指麾。若分部人兵以羅遮賊狀。賊望見以爲官兵。卽委財物散去。堅追斬得一級以還。父大驚。由是知名。郡召署假尉。遷郡司馬。會稽妖賊許昌起句章。謹案。後漢書靈帝紀。熹平元年。會稽人許生自稱越王。通鑑綱目。會稽妖賊許生稱帝。惟陳志作許昌起于句章。自稱陽明皇帝。此傳下文堅討許生云云。與漢紀綱目合。而此處仍志作許昌。似與下文不相應。以其父爲越王。自稱陽明皇帝。與其子韶扇動諸縣。衆以萬數。揚州刺史臧旻。丹陽太守陳寅討之不克。靈帝熹平元年也。

三年冬，堅召募精勇得千餘人，與州郡合兵討許生，大破生於會稽，斬之。臧旻、陳寅列上功狀，詔書除堅

鹽漬丞，後徙盱眙丞，又徙下邳丞。所在有稱，吏民親附。鄉里知舊好事，少年從之者常數百人。中平元年，

黃巾賊起，帝遣車騎將軍皇甫嵩、中郎將朱儁將兵討之。儁表請堅爲佐軍司馬，堅率鄉里子弟又募諸

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餘人，從儁奮擊所向無前。原注：吳書：堅乘勝深入于西華，失利，堅被創，墮馬，臥草

將士隨馬於草中，得堅，堅還營，十數日，創少愈，乃復出戰。汝潁賊困迫，走保宛城。堅自當一面，登城先入，衆乃蟻附，遂大破之。儁具以聞。

拜堅別部司馬。邊章韓遂作亂涼州，中郎將董卓拒討無功。二年，詔遣司空張溫行車騎將軍西討章等。

溫表請堅參軍事。屯長安，張溫以詔書召卓。卓良久乃詣溫，溫責讓卓。卓應對不順。謹案：今志作對應，宋本作應對，與此合。

堅時在坐，耳語溫曰：「卓不怖罪而鴟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隴蜀，今日

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王師，謹案：今陳志作天兵，宋本作王兵。威震天下，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

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衆，二罪也。卓受任無功，應召稽留，而軒昂自

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示威者也。是以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揚干，今明公垂意於

卓，不忍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因起出居，無何遂殺章，黨衆離散。

溫還，議者以軍未臨敵，不斷功賞。然聞堅數卓三罪，勸溫斬之，無不歎息。拜堅議郎。四年冬，長沙賊區星

自稱將軍，衆萬餘人，攻圍城邑。乃以堅爲長沙太守，到郡，勅吏曰：「謹遇良善，治官曹文書，必循法，以盜賊

付太守遂帥將士施設方略旬月之間克破星等周朝郭石亦帥徒衆起於零桂與星相應堅越境尋討三郡肅清廬江太守陸康從子爲宜春長爲賊攻圍遣使求救堅整嚴救之主簿進諫堅曰太守無文德以征伐爲功越界攻討以全異境獲罪何愧乃進兵賊聞之解走朝廷錄前後功封堅烏程侯六年靈帝崩董卓擅朝政初平元年卓弑宏農王劫遷獻帝於長安諸州郡並興義兵討卓堅聞之拊膺歎曰張公昔從吾言國家無此難也遂亦舉兵荊州刺史王叡先與堅共擊零桂賊以堅武官言頗輕之及叡舉兵欲討卓素與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揚言當先殺寅寅懼詐作案行使者光祿大夫溫毅檄移堅說叡罪過令收行刑訖以狀上堅承檄卽勒兵襲叡叡聞兵至登樓遣問欲何爲堅前部答曰兵久戰勞苦欲詣使君乞貲直爾叡曰刺史豈有所客便開庫藏使自入視之知有所遺不兵進及樓下叡見堅驚曰兵自求賞孫府君何以在其中堅曰被使者檄誅君叡曰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叡窮迫刮金飲之而死盡收叡兵鼓行而北比至南陽衆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聞軍至晏然自若原注：獻帝春秋：袁術表堅假中郎將。紀：綱紀曰：堅鄰郡二千石。不應譏發。咨遂不與。堅故以牛酒禮咨咨明日亦答詣堅酒酣長沙主簿推問意故咨大懼欲去兵陳四周不得出有頃主簿復入白堅南陽太守稽停義兵使賊不時討請收出案軍法便牽咨於軍門斬之郡中震慄無求不獲原注：初堅至南陽。咨既不給軍糧。又不肯見堅。堅欲進兵。恐有後患。乃詐得急疾。舉軍騎五六百人詣營省堅。堅臥與相見。無何卒然而起。按劍罵咨。遂執斬之。此語與本傳不同。前到魯陽與袁術合兵術由是得據南陽表堅行破虜將軍

領豫州刺史。遂治兵於魯陽。二年春，進軍討卓。遣長史公仇稱

謹案：陳志稱字下有將兵從事四字。

還州督促軍糧，施帳幔

於城東門外。祖道送稱，官屬並會。卓時據雒陽，遣步騎數萬人逆堅，輕騎數十先到。堅方行酒談笑，敕部

曲整頓行陳，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謂左右曰：「向堅所以不卽起者，恐兵相蹈藉，諸

君不得入爾。」卓兵見堅士衆整，不敢攻，引還。堅移屯梁東，大爲卓軍所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著

赤罽幘，乃脫幘令親近將祖茂著之。卓騎爭逐茂，故堅從間道免。茂困迫下馬，以幘冠冢間燒柱，因伏草

中。卓騎圍繞數重，覺其爲柱，乃去。堅復收散卒，進屯陽人。卓遣陳郡太守胡軫爲大督護，呂布爲騎督，率

步騎五千擊堅。軫性躁急，與布不相得。先宣言曰：「此行要當斬一青綬，乃整齊爾。」布與諸將惡之。軍到廣

城，去陽人數十里，人馬疲極。軫欲按兵止宿，布謂賊已走，便當追襲。師無成命，堅夜出掩擊，大破之，斬其

都督華雄。或問堅于袁術曰：「堅若得雒，不可復制，此爲除狼而得虎也。」術懷疑，不運軍糧。陽人去魯陽百

餘里，堅夜馳見術，畫地計曰：「所以出身不顧，上爲國家討賊，下爲將軍家門之私。」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

也，而將軍受浸潤之言，還相嫌疑，大勳垂捷，而軍糧不繼，此吳起所以歎息于西河。樂毅所以遺恨于垂

成也。

原注：史記：吳起爲西河守，而秦兵不敢東鄉。韓魏資從，公叔爲相，而害吳起。譏之武侯。武侯疑之，起懼得罪，遂去之楚。樂毅事見前注。

而願將軍深思之。術蹢躅，卽調發軍

糧，堅還。卓憚堅猛壯，乃遣將軍李傕等來求和，令堅列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蕩覆王室，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邪？復進軍大谷，拒雒九十里。卓遂自

出與堅戰諸陵間卓敗走焚燒雒陽卻屯澠池聚兵於陝堅進至雒陽時京邑荒空數百里中無烟火堅入城惆悵流涕乃掃除宗廟祠以太牢修塞卓所發諸陵得傳國璽於城南甄官井中分軍出新安澠池間以邀卓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軍敗數矣皆畏孤無能爲也惟孫堅小戇頗能用人當語諸將使知忌之孤昔與周慎西征慎圍邊韓於金城孤語張溫求引所將兵爲慎作後駐溫不聽孤時上言其形勢知慎必不克臺今有本末事未報溫又使孤討先零叛羌以爲西方可一時蕩定孤皆知其不然而不得止遂行畱別部司馬劉靖將步騎四千屯安定以爲聲援叛羌便還謹案·便還陳志注作更還欲截歸道孤小擊輒開畏安定有兵故也虜謂安定當數萬人不知但靖也時又上章言狀而孫堅隨周慎行謂慎求將萬兵造金城使慎以二萬作後駐邊韓城中無宿穀當於外運畏慎大兵不敢輕與堅戰而堅兵足以斷其運道兒曹用其言謹案陳志注·兒曹用下無其言二字必還羌谷涼州或能定也溫旣不能用孤慎又不用堅自攻金城壞其外垣馳使語溫自以克在旦夕溫時亦自以計中也而渡遼兒果斷蔡圍慎棄輜重走果如孤策臺以此封孤都鄉侯堅以佐軍司馬所見與人同自爲可耳但無故從諸袁兒終亦殆爾謹案·陳志注無但無故從諸袁兒十一字艾曰堅雖時見計故自不如李傕郭汜聞在美陽亭北將騎步與虜合謹案·陳志注騎步上有千字殆死亡失印綬此不能爲也卓曰堅時烏合義從兵不如虜精且戰有利鈍但當論山東大勢終無所至爾艾曰山東兒驅略百姓以作寇逆其鋒不如人堅甲利兵彊弩之用又不如人亦安得久卓曰然但殺二袁劉表孫堅天下自服從

孤爾。夏四月，卓遂引兵還長安。堅亦還屯魯陽。時關東州郡務相兼并，以自彊大。袁紹遣會稽周喦爲豫州刺史，來襲取州。堅慨然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戮力乎？言發泣下。術與袁紹有隙。謹案：陳志：術與袁紹有隙，上有初平三年四字，此刪去。則事連上文。而孫堅之死在二年矣。考孫策傳表云十七，則爲不符。張璠漢紀及吳歷並以堅初平二年死，此爲是。而本傳誤也。據此則紹書之刪去初平三年者，蓋據裴注之議。通鑑綱目書表軍射殺孫堅事，亦在初平二年。志注引英雄託所載年月，更與諸書不符矣。紹連劉表，冬十月，術使堅擊劉表，表遣其將黃祖逆於樊鄧之間。堅擊破之，追渡漢水，遂圍襄陽。祖還逆戰，堅復敗之。祖竄入峴山中。堅乘勝夜追祖，祖兵從竹木間射堅殺之。原注：英雄託：堅以初平四年正月七日死。劉表石中堅頭，應時腦出物故，其不同如此也。謹案：後漢書：劉表傳注引英雄託：呂公作呂介。時年三十七。堅所舉孝廉長沙桓階詣表請堅喪，表義而許之。兄子黃帥將士衆就術，術復表黃爲豫州刺史。堅四子策、權、翊、匡，權稱尊號，諡堅曰武烈皇帝。廟曰始祖。墓曰高陵。原注：志林：堅有五子：策、權、翊、匡。吳氏所生少子：翊、庶生也。一名仁。孫策字伯符，堅初興義兵，畱家壽春。策年十餘歲，姿度英發，已結交知名。舒人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自舒造策，推結分好，勸策徙居舒。策遂將母及諸弟遷舒，與瑜收合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之。堅卒，策年十七，還葬曲阿。己乃渡江居江都。原注：魏書：策當嗣侯，讓于弟匡。結納豪俊，有復讎之志。而徐州牧陶謙深忌策。丹陽太守周昕與袁術相惡，術以策舅吳景領丹陽太守攻昕，奪其郡。以策從兄黃爲丹陽都尉，策乃以母弟託廣陵張紘。徑到壽春，見袁術，涕泣言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

遇難勲業不終。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惟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奇之。然未肯還其父兵，謂策曰：「孤用貴舅爲丹陽太守，賢從兄爲都尉，彼精兵之地，可還依募召。」策遂與汝南呂範及族人孫河迎其母弟詣曲阿就景。因緣召募，得數百人，而爲涇縣大帥祖郎所襲，幾至殆危。興平元年，復往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還策。太傅馬日磾杖節安集關東，在壽春以禮辟策，表拜懷義校尉。術大將喬蕤、張勳皆傾心敬焉。術常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廄。策指使人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爲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術初許策爲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陽陳紀。後術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斛，康不與。術大怒，策昔曾詣康不見，使主簿接之。策常銜恨，術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勳爲太守，策益失望。先是劉繇爲揚州刺史，州舊治壽春，壽春術已據之。繇欲南渡江，吳景孫賁迎置曲阿，及策攻廬江，繇聞之，以景賁本術所置，懼爲袁孫所并，遂構嫌隙，迫逐景賁。景賁退屯歷陽，繇遣樊能于糜陳橫屯江津，張英屯當利口以拒之。術自用故吏琅邪惠衢爲揚州刺史，更以景爲督軍中郎將，與賁共將兵擊英等。二年初，丹陽朱治嘗爲孫堅校尉，見袁術德政不立，勸策歸取江東。策乃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人，足以平定江東。佐明使君匡濟漢室，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必能定，故許之。術表策爲折衝校尉，兵纔千餘，騎數十匹，賓客願從。

者數百人。比至歷陽，衆五六千。策母先自曲阿徙歷陽。至是，策又徙母阜陵。時周瑜從父尙爲丹陽太守，瑜將兵迎之，仍助以貲糧。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冬，進攻橫江，當利，皆拔之。樊能、張英敗走。策渡江，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吏委城郭，竄伏山草。而軍令整肅，所至軍士不敢虜掠。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策爲人美姿顏，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爲致死。策攻劉繇牛渚營，盡得邸閣糧穀戰具。時彭城相薛禮、下邳相笮融依繇爲盟主，禮據秣陵城，融屯縣南。策皆擊破之。而樊能于麋等復合衆襲奪牛渚屯。策還攻破能，獲男女萬餘口。融仍據縣南，策復攻之，爲流矢所中。輿還牛渚，或告融孫郎中箭死矣。融大喜，遣兵於茲鄉攻策。策遣步騎數百挑戰，設伏於後。融兵出，鋒刃未接，而策兵僞走。融兵追入伏中，合擊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策裹創抵融營，令左右大呼曰：「孫郎竟云何？」融更深溝高壘，繕治守備，不復出。策乃舍去。攻破繇別將于海陵，轉攻湖孰。江乘皆下之。進攻繇于曲阿。繇使太史慈出覘策，遇策於神亭。策與戰，幾禽慈。繇悉衆出戰，敗走丹徒。策入曲阿，勞賜將士，發恩布令，告諭諸縣。其劉繇笮融等故鄉部曲來降首者，一無所問。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勿強也。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遣其將陳寶詣阜陵迎母與弟。袁術表策行殄寇將軍。策乃以張紘爲正議校尉。彭城張昭爲長史，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待以師友之禮。廣陵秦松、陳端等亦參謀議。賓僚始盛。賢能之士多歸之。吳人嚴白虎、鄒

他錢銅及前合浦太守嘉興王晟等衆各萬餘人所在屯聚朱治逐吳郡太守許貢據其郡貢南依嚴白虎吳景等欲先擊破虎等乃至會稽策曰虎等羣盜非有大志此成禽耳建安元年秋策引兵徑渡浙江攻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曰策善用兵不如避之朗不從發兵拒策於固陵策數渡水戰不能克策叔父靜勸策分兵投查瀆道襲高遷屯朗大驚遣故丹陽太守周昕等帥師逆戰策破昕等斬之朗委城遁浮海至東冶策追擊大破之朗詣策降鄒他王晟等應時撲滅策自討嚴白虎白虎堅壁自守使其弟興請和許之興請獨與策面約誓既會策引刀斫席興體動策笑曰聞卿能坐躍勁捷不常聊戲卿爾興曰我見刀乃然策知其無能爲也乃手戟投之立死興有勇力白虎衆知其死奪氣進攻破之白虎奔餘杭投許昭初吳郡太守盛憲舉高岱孝廉許貢來領郡岱將憲避難于許昭家至是白虎復依之程普請擊昭策曰許昭有義于舊君有誠于故友此丈夫之志也乃舍之原注：裴松之曰：案許昭有義於舊君。謂濟盛憲也。有誠於故友。則受嚴白虎也。恩威並著浙右肅清盡更置長吏策自領會稽太守復以吳景爲丹陽太守朱治爲吳郡太守遣奉正都尉劉由五官掾高承奉章詣許獻方物策聞袁術潛謀僭逆令張紘爲書責而絕之術始自以有淮南之衆策據江東必與己合及得書愁沮發疾二年夏曹操遣議郎王誦謹案：王誦志注作王輔。宋本作誦。與此合。下同。奉戊辰詔書曰董卓逆亂凶國害民先將軍堅念在平討雅意未遂厥美著聞策遵善道求福不回今以策爲騎都尉襲爵烏程侯領會稽太守又詔曰故左將軍袁術不顧朝恩坐創凶逆造合虛僞欲因兵亂詭詐百姓聞

其言以爲不然。定得使持節平東將軍領徐州牧溫侯布上術所造惑衆妖妄。知術鴟梟之性。遂其無道。修治王宮。署置公卿。郊天祀地。殘民害物。爲禍深酷。布前後上策。乃心本朝。欲還討術。爲國效節。乞加顯異。夫縣賞俟功。惟勤是與。故使寵授。承襲前邑。重以大郡。榮耀兼至。是策輸力竭命之秋也。其亟與布及行吳郡太守安東將軍陳瑀戮力一心。同時赴討。策自以統領兵馬。但以騎都尉領郡爲輕。欲得將軍號。乃使人諷誦。誦便承制假策。明漢將軍。是時陳瑀屯海西。策奉詔治嚴。當與布瑀參同形勢。行到錢塘。瑀陰圖襲策。謹案。今志作陰襲圖策。宋遣都尉萬演等密渡江。使持印傳三十餘紐。宣城涇陵陽始安黔。原注。音伊。歛音攝。諸險縣大帥祖郎焦己及吳郡烏程嚴白虎等。使爲內應。伺策軍發。欲攻取諸郡。策覺之。遣呂範徐逸攻瑀於海西。大破之。獲其吏士妻子四千人。瑀單騎走冀州。自歸袁紹。策表謝曰。臣以固陋。孤持邊陲。陛下廣播高澤。不遺細節。以臣襲爵。兼典名郡。仰榮顧寵。謹案。志注作顧寵。與此合。所不克堪。興平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於吳郡曲阿得袁術所呈表。以臣行殄寇將軍。至被詔書。乃知詐擅。雖輒捐棄。猶用悚悸。臣年十七。喪失所怙。懼有不任堂構之鄙。以忝析薪之戒。誠無去病十八建功。世祖列將弱冠佐命。臣初領兵。年未弱冠。雖驚懦不武。然思竭微命。惟術狂惑。爲惡深重。臣憑威靈。奉辭伐罪。庶必獻捷。以報所授。三年。策遣張紘獻方物。初曹操聞策平定江東。曰。獠兒難與爭鋒也。且袁紹方強。力未能逞。姑欲撫策。乃表策爲討逆將軍。封吳侯。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爲子彰。謹案。彰卽鄡陵侯。今志作章。誤。

取孫賁女。禮辟策弟權翊。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權茂才。以張紘爲侍御史。袁術以周瑜爲居巢長。魯肅爲東城長。肅瑜知術無所成。皆棄官渡江從策。策以瑜爲建威中郎將。曹操表徵王朗。策遣朗還。袁術深怨策。遣間使齎印綬丹陽太守。

謹案。丹陽太守句疑脫誤。據陳志。孫輔傳注。作齎印綬與丹陽宗帥陵陽祖郎等。使激勸山越。

策已定宣城以東。惟涇已西六

縣未服。太史慈因進住涇縣。大爲山越所附。策乃自將討祖郎於陵陽。禽郎。策謂郎曰。爾昔襲孤。斫孤馬鞍。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怨。惟取能用。與天下通爾。非但汝。汝勿怖也。郎叩頭謝。又禽太史慈於勇里。策曰。寧識神亭時邪。亦解其縛。署郎門下賊曹。慈門下督軍還。郎慈俱在前導。人以爲榮。會劉繇卒。豫章華歆無他方。規自守而已。策遂有兼并之志。四年。策被詔與司空曹操。衛將軍董承。益州牧劉璋等并力討袁術。劉表軍嚴當進會。術死。乃西討表。術從弟允女壻黃猗等畏曹操。不敢守壽春。乃共舁術棺率其妻子部曲奔廬江。太守劉勳於皖城。術長史楊宏大將張勳將其衆欲就策。勳要擊。悉虜之。收其珍寶以歸。勳以袁術部曲衆多乏食。不能贍賑。遣從弟偕告糴于豫章太守華歆。郡素少穀。遣吏將偕就海昏上繚使諸宗帥共出米三萬斛與偕。歷月纔得數千斛。偕乃報勳使襲之。策惡勳阻兵全活逆類。欲討之。乃僞卑辭以事勳曰。上繚宗民數欺鄙郡。欲擊之路不便。上繚富實。願君伐之。請出兵以爲援。且以珠寶葛越賂勳。勳大喜。遂伐上繚。至海昏。宗帥知之。皆空壁逃遷。了無所得。時策方討表將黃祖。及石城。聞勳在海昏。分遣從兄賁輔率八千人於彭澤待勳。自與周瑜將二萬人襲皖城克之。得術助妻子及百工鼓吹部曲。

三萬餘人表汝南李術爲廬江太守給兵三千人以守皖城徙所得人衆詣吳助還至彭澤賁輔邀擊大破之助聞策已克皖城走投西塞保流沂謹案志注作至沂築壘自守告急於劉表求救於黃祖祖遣其子射率舟師

五千助助策復擊破之助北歸曹操射亦遁去策收助兵二千餘人船千艘進兵夏口攻黃祖劉表遣從

子虎及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救祖策泝流奮擊大破之斬晞祖脫身走獲其妻子及船六千艘士卒溺

死者數萬人表上其事曰臣討黃祖以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羨縣劉表遣將助祖并來趣臣臣以十

一日平旦部所領江夏太守行建威中郎將周瑜領桂陽太守行征虜中郎將呂範領零陵太守行盪寇

中郎將程普行奉業校尉孫權行先登校尉韓當行武鋒校尉黃蓋等同時俱進身跨馬擐陳謹案志注作擐陳

手擊急鼓以齊戰勢吏士奮激踊躍百倍心精意果各競用命越渡重壘迅疾若飛火放上風兵激煙

下弓弩並發流矢雨集日加辰時祖乃潰爛鋒刃所截原注甫火所焚前無生寇惟祖迸走獲男女七

人斬虎狼韓晞以下謹案上文云劉表遣從子虎南陽韓晞救祖此云斬虎狼韓晞疑有誤二萬餘級謹案志注作一萬與此合其赴水溺

死者二萬餘口船六千餘艘財物山積雖表未禽祖宿狡猾爲表腹心出作爪牙表之鴟張以祖氣息而

祖家屬部曲掃地無餘表孤特之虜成鬼行尸誠皆聖朝神武遠振臣討有罪得效微勤策盛兵將徇豫

章屯於椒丘謂功曹虞翻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若不開門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

便在前具宣孤意翻乃往見華歆曰竊聞明府與鄙郡故王府君齊名中州海內所宗雖在東垂常懷瞻

仰歆曰。孤不如王會稽。翻復曰。不密豫章資糧器仗士民勇敢孰與鄙郡。歆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會稽。謙光之談爾。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教。孫討逆智略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劉揚州。君所親見。南定鄙郡。亦君所聞也。今欲守孤城。自料資糧已知不足。不早爲計。悔無及也。今大軍已次椒丘。僕便還去。明日日中迎檄不到者。與君辭矣。歆曰。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去也。原注。裴松之曰。王華二公。俱非所能。歆之名德。實高於明。而江表傳述翻說華云。海內名聲。孰與於王。此言非也。然王公拒戰。華逆請服。實由孫策初起。名微衆寡。故王能舉兵。豈武勝哉。策後威力轉盛。勢不可敵。華量力而止。非必用仲翔之說也。若使易地而居。亦華戰王服爾。乃夜作檄。明旦遣吏齎迎策至。脩子弟之禮。卽向歆拜。禮爲上賓。策分豫章爲廬陵郡。以孫賁爲豫章太守。孫輔爲廬陵太守。會僮芝病。輔遂進取廬陵。畱周瑜鎮巴丘。策之克皖城也。撫視袁術妻子。及入豫章。收載劉繇喪。善遇其家士大夫。以是稱之。五年。曹操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欲襲許。迎獻帝都江南。密治兵部署諸將。未發。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登瑀之從兄子也。策之擊黃祖。登復遣使齎印綬誘嚴白虎等餘黨以報瑀讐。至是恐登復擾於內。故先擊登軍。到丹徒。須待糧運。初吳郡太守許貢畏策威名。密表策威雄如項籍。宜詔還京邑。若縱之於外。必爲世患。策候吏得貢表。及破嚴白虎。獲貢。以表示貢。殺之。貢奴客潛民間。欲爲貢報讐。策性好獵。數出驅馳。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卒遇貢客三人。射策中頰。後騎尋至。皆殺之。原注。江表傳。許貢奴客潛民間。欲爲貢報讐。獵日卒有三人。卽貢客也。策問爾等何人。答云。是韓當兵。在此射鹿爾。策曰。當兵吾皆識之。未嘗見汝等。因射一人。應弦而倒。餘二人怖。急便舉弓射策。中頰。後騎尋至。策皆殺之。九州春秋。策聞曹公北征柳城。悉起江南之衆。自號大司馬。將北襲許。恃其勇。行不設備。故及於難。孫盛異同評曰。凡此數書。各有所失。孫策雖賊行江外。略有六郡。然黃

祖乘其上流。陳登問其心腹。且深險強宗。未盡歸復。曹袁虎爭。勢傾山海。策豈暇遠師汝穎而遷帝於吳越哉。斯蓋庸人之所窺見。況策達於事勢者乎。又案袁紹以建安五年至黎陽。而策以四月遇害。而志曰策聞曹公與紹相拒于官渡。謬矣。伐登之言爲有證也。又江表傳說策悉識韓當軍士。疑此爲詐。便射殺一人。夫三軍將士。或有新附。策爲大將。何能悉識。以所不識便射殺之。非其論也。又策見殺在五年。柳城之役在十二年。九州春秋乖錯尤甚矣。裴松之曰。案傳亦云曹公征柳城。將翼許。記述者斯。何其疎哉。然孫盛所譏。未爲悉是。黃祖始被策破。魂氣未反。但劉表君臣本無兼井之志。雖在上流。何辨擬吳會。策之此舉。理應先圖陳登。但舉兵所在。不止登而已。于時強宗驍帥祖郎嚴虎之徒。禽滅已盡。所餘山越。蓋何足慮。然則策之所規。未可謂之不暇也。若使策志復從。大權在手。淮泗之間。所在皆可都。何必畢志江外。其當遷帝于揚越哉。案魏武紀。武帝以建安四年已出屯官渡。策未死之前。久與袁紹交兵。則國志所云。不爲謬也。許貢客無聞之小人。而能感識恩遇。臨義忘生。策嘗殺方士于吉。每獨坐彷彿見吉意。率然奮發。有倖古烈矣。詩云。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貢客其有焉。

深惡之。頗失常度。治創方愈。而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因撲鏡大叫。創復崩裂。遂增劇。原注。吳歷。策既被

自將護。百日勿動。策引鏡自照。謂左右曰。面如此。尙可復建功立事乎。推几大奮。創皆分裂。其夜卒。謂張昭等曰。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

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于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

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至夜卒。時年二十六。權稱尊號。追諡策曰長沙桓王。封子紹爲吳侯。復

改封上虞侯。紹卒。子奉嗣。孫皓時。詔言奉當立。誅死。原注。陳壽評曰。孫堅勇鸞剛毅。孤微發迹。肇溫戰卓。山

志陵中夏。然皆輕佻果躁。隕身致敗。且割據江東。策之基兆也。而權尊崇未至。子孫侯爵。於義儉矣。孫盛曰。孫氏

兄弟。皆明略絕羣。創基立事。策之由也。且臨終之日。顧命委權。夫意氣之間。猶有刎頸。況天倫之篤愛。豪達之英

鑒。豈吝名號於既往。違情本之至實哉。抑將遠思虛盈之數。而慎其名器者乎。夫正本定名。爲國之大倫。杜絕疑貳。消

思貽厥之謀。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孫氏因權攘之際。得奮其從橫之志。業非積德之基。邦無磐石之固。勢一

則祿祚可終。情乖則禍亂興起。安可不防微於未兆。慮難於將來。壯哉策爲首事之君。有吳開國之主。將相在列。皆其

舊也。而嗣子弱劣。析薪弗荷。奉之則魯桓田市之難作。崇之則與夷子馮之禍興。是以正名定本。使貴賤殊邈。然後國

無陵肆之責。後嗣罔猜忌之嫌。羣情絕異端之論。不逞杜覬覦之心。於情雖違。於事雖儉。至於括囊遠圖。永保維城。

可謂爲之于其未有。治之于其未亂者也。陳氏之評。其未達乎。

議曰。破虜以雄材壯略。遭漢衰末。慨然有撥定之志。崛起吳會。陵蹈中原。討滅黃巾。勸誅董卓。識度遠矣。逮卓廢立劫遷。奮其忠烈。以偏師追亡逐北。使不敢東。修塞園陵。保完漢璽。威震函雒。嚮非袁術掣肘。扶義而西。漢未必亡。討逆以孤童子。嶽嶽傑立。高視闊步。仗馬箠以下江東。收攬豪俊。闢地建侯。有吳之基兆定矣。而皆殞折非橫。豈天欲啓權。奪去父兄而與之歟。

贊曰。秦政東游。氣猶未驗。

原注。漢書。始皇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游以厭當之。

籍驕潏險。鼓光揭焰。金埋益固。瓜分啓僭。

原注。楚威王以其地有

王氣。埋金鎮之。故曰金陵。

武烈拓迹。挺身孤劍。崛起三吳。橫挑八維。揮戈指日。

原注。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日爲之反三舍。

抗旌

纓霓。卓岨布走。迅清京畿。塞陵哭廟。涕泗交頤。義聲方振。天乃遽奪。討逆繼起。虎子龍躍。國士納交。僞罟褫脫。宇量傑邁。志度宏豁。收攬豪俊。平定江東。班圭析爵。建社分封。決義制勝。莫嬰其鋒。其兆已定。稟命弗融。



